

相由心生

境隨心轉

劉素雲老師主講

(第七集)

2010/4/9
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
檔名：52-441-0007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！利用今天晚上這兩個小時的時間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「懺悔業障，善待眾生」這個題目。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是帶有業障的，可以說，我們現在這個身就是業力身。我們怎麼樣把這個業力身轉為願力身？就要懺悔業障。關於這個問題，很多人我覺得懺悔的方式、方法不一定正確。比如說，有的人每天跪在佛前，都要叨咕叨咕我哪錯了，但是事隔不久又重犯了這樣的錯誤，這樣的懺悔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。真正的懺悔是你認識到自己的罪業，你懺悔了，不再犯同樣的錯，那叫真正的懺悔。

真正的懺悔。一首先你要認帳，就是認了，認了認了，你認它才能了。關鍵是我們有好多同修不認這個帳，總是怨天尤人，覺得為什麼我命這麼不好？我怎麼這麼倒楣？實際你讀經、你聽經，你要是聽明白了，你就知道這個業障和別人沒有關係，都是自己多生多劫造作得來的。所以一定要從自身做起，懺悔自身的業障，消除業障。如果你不認，它是不會了的，你假認，它也了不了。必須得發露懺悔，真正的懺悔，這樣才能把這個業障消掉。第一個就是認了。第二個就是承受，就是你要受了。有的人業障現前，不能勇敢的面對，逃避也逃避不了，任何人也代替不了，所以你必須得坦然承受，這就叫受了。你接受了，你承受了，你才能了。第三個就是要溝通，通才能通了。所以這三個了，大家可以參考參考。第一是認，認了；第二是受，受了；第三個是通，通了。如果這三個了你都能做到了，這個業障是可以消除的。最後消不掉的業障，還有一

句阿彌陀佛，這四個字是所有的業障都能夠消除的。老法師在講經裡，這個問題已經說得很明確了。

在這裡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。我姐姐這一生，她比我大四歲，她今年那就是已經七十歲了。她這一生真是非常苦、非常苦。第一個受氣。上學受氣、結婚受氣，反正怎麼的都是受氣，老挨欺負，沒有不受氣的時候。小時候我還欺負我姐。因為我們姐倆，我爸爸媽媽比較偏愛我，有點看不上我姐。為什麼？我姐愛哭。小的時候有事沒事也咧咧咧，所以我爸爸媽媽非常討厭她這個哭，說她這是一種不吉利的行為。農村那時候有一桄一桄的線，我姐姐就把那個線挎在肩上，炕頭走到炕梢，炕梢走到炕頭，一邊哭一邊唱賣青藍白線。所以我爸爸媽媽，尤其我媽媽就挺恨這個孩子的，覺得她攪災，她這樣是不是妨父母？雖然我姐比我大四歲，但是她真是比我遭了不少罪。姐兩個，我是小的，我就佔便宜。

我們家是滿族，我媽媽特乾淨、特利索，我跟我媽媽學會了什麼？就是看你家乾不乾淨，利不利索，看哪？兩條。那是在農村住，一是看那個碗底，說你上面刷乾淨了，那不叫乾淨，看誰家到底乾不乾淨就看那個碗底，如果你碗底油膩膩的，你不是真乾淨。第二個就是看柴火垛。農村不是有柴火垛嗎？我們家那柴火垛整整齊齊的，下面不帶有一個草棍的，檢查衛生從來不用去檢查我家。我媽媽那個櫃子，那時候農村都是炕櫃，擦得可以照人。我姐姐我倆在炕上玩，小孩一玩起來就什麼都不顧了，有時不小心就撲到那櫃子上，就把那手指印撲到櫃子上了，這就得挨打。我是不挨打，因為我姐是老大，我媽一要拿笤帚疙瘩，我姐就嚇哆嗦了。我嘴巧，我一看我媽拿笤帚疙瘩，我趕快說：媽不是我撲的，是我姐撲的。這你說我姐又比我大四歲，那當然挨打的就是我姐。

所以從小長到大，我就覺得我姐最大的她修的是忍辱。七十年

來，她一直在修忍辱。上學的時候受同學的氣，同學都可以變著法的欺負她。然後結婚，因為我姐夫兩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，媽媽帶他長大，在牡丹江農村也沒有什麼文化。一九五五年參軍，到空軍地勤，然後一九六〇年轉業，轉到東安廠。因為他家裡特別窮，所以到東安廠住那個獨身宿舍，鋪那個床，就是人家每張床都配一個草墊子，我姐夫就連褥子都沒有，就睡那草墊子。後來有個燒水的老太太就跟我姐說：妳看，這孩子多可憐，連個褥子都沒有，這要是找一個好媳婦，是不是還少遭點罪？就跟我姐說：妳看看這孩子怎麼樣，妳們倆對象吧？我姐回家就跟我爸爸媽媽說：我們單位來一個轉業兵，怎麼怎麼回事，太苦了。我家人都非常善良，爸爸媽媽就讓她把他帶家裡，就想幫幫他。就這麼的，一來二去的，我姐就和我這個姐夫結婚了。後來他們有人說，你說這個姐倆，一個找個精神病，一個找個這麼困難的，要長相沒長相，要錢沒錢。我們姐倆真是，我說這輩子真是就是助我姐倆成佛。真是我姐要比我苦得多得多。

然後我姐生了五個孩子，為什麼五個？就是想要兒子。我姐夫特別重男輕女，前面四個都是姑娘，這第五個好歹總算生個兒子，這才罷休。你想想兩個人都上班，孩子一個挨著一個，基本上都是大個一兩歲、一兩歲這樣的，如果沒有我媽媽和我爸爸幫著帶，那都不知道這五個孩子怎麼帶起來的。我姐姐遭了多少罪！我那個三外甥女，是我這五個外甥女、外甥當中，我最喜歡的一個。這外甥女的性格比較像我，不講吃不講穿，特別懂事，特別體諒父母的苦衷，從來不管爸爸媽媽要什麼。在學校裡一直是好學生，班幹，同學威信非常高。她特別突出的就是作文，作文就是考高中的時候，全區她的作文考第一，就是這樣一個孩子。後來就得病了，那個時候不知道，也就是一種精神障礙病。

她二十一歲那年自己撞火車，不是火車撞她，是她撞火車。當時她有病了，我姐送她到一個地方去找人給她看病，就住在人家那家。然後人那家來信了，說你們家快點來人，這孩子好像要有什麼事，我姐就過去了。因為我姐工作特別認真，她管倉庫保管，工具保管，脫不開身。後來好歹請了一次假，我姐去了。然後我這外甥女就跟我姐說：有人要我的命。我姐說：妳淨胡說。因為她跟我曾經說過，那個時候我一點不懂。有一次我上她家，她在床上躺著，瞅著對面那個牆。我說：三三，老姨來了，怎麼不起來和老姨說話呢？她就擺手說：老姨，別著急，別著急，我正在對話。我說：妳在和誰對話？她說：妳看不見，我能看見。我說：妳們對話什麼內容？她說：他們跟我說，我過去傷害過他們，他們要我的命。我說：淨胡說，誰要妳的命？這個事就過去了。這不就到那個地方看病嗎？然後我姐看了她以後，我姐回來了。她就跟她住的那家的女主人說：阿姨，我的壽命還有三天。這個人就想，這孩子不胡說嗎？還能知道自己壽命有幾天！後來等我外甥女走了以後，我們去的時候這女主人非常害怕，尋思你看孩子在我這治病，在我這出的事，怕我們賴上他們家。那不可能，咱們不是那樣人家。

這個孩子就那三天，那個農村外邊有那個柱子，她就抱著那柱子哭了三天。第三天，她就自己撞火車。人家那個火車司機說老遠就看見迎面有一個人走在走，迎著火車在走來，人家火車就剎車減速；結果就這火車出溜，就那個速度把她輾在那個車底下了。正好那天我姐夫還去接她，接她的時候這火車沒進站，這不就停了嗎？就聽人家說：撞人了，撞人了。我姐夫還下車去看去了，沒看著。後來他著急，他就想我是來接孩子的，趕快上人家去，他就去了。到人那家，那家告訴他出事了，說被火車撞了。這我姐夫回頭又往火車站跑，這個時候已經把她抬到火車站那個長條椅子上了，她說話

還特別明白，意識都特別清醒。然後我姐夫就和那個地方的幾個人就抬著往哈爾濱回。

因為那個鐵路有規矩，必須得上鐵路醫院去治去，去看去，到別的醫院可能涉及到什麼報銷還是什麼的，那個我說不太清楚。就在火車上，我姐夫後來跟我說：在火車上，大三就說，郭麗潔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。說一點也不哭，也不鬧。就是額頭這邊撞了一個大口子。一路上都在和我姐夫嘮嗑，然後就是到了三棵樹，下了火車以後，她還在說話。這幾個人就抬著長條椅子往醫院去，據說下了火車到醫院大概得走十多分鐘，抬到醫院，把大夫找出來一看，人已經走了。

當時我姐夫都傻了，也沒個人商量，真是都蒙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沒亮天，我姐夫就跑到我家去敲門，說：小雲，不好了，三三走了。我還沒聽明白，我說：上哪去了？我姐夫說：死了。我特別驚訝；怎麼回事？我姐夫就簡單跟我說這個經過，說怎麼辦？怎麼告訴妳姐，她能承受得了嗎？我說：不能先直接告訴她，這樣吧，打電話跟我姐說，說家裡有事，讓她回來一趟上我這來，然後我再慢慢的跟她滲透。就這樣把我姐找到我家，我慢慢的跟我姐姐滲透。我說：大三可能是有點什麼事吧？我姐特別簡單、單純，我們姐倆差不多，她不往這上想。後來我一看實在不行，這涉及到最後的後事處理，我就跟她說了。我說：姐，不管遇到什麼事，妳都要挺得住，我說兒女和父母，如果這個緣盡了，不管是誰走，妳都要坦然面對。我姐當時就悟到這個了，我姐就說了一句：小雲，妳跟我說實話，是不是三三出事了？我告訴我姐說：三三走了。我姐挺堅強，當時一點沒哭。後來因為就是停在那個三棵樹那個太平間裡，醫院那個太平間裡了。要出的時候，我跟我姐商量，我說：姐，妳就別去了。我當時怎麼想呢？我想火車撞的，那肯定鮮血淋漓，那當

媽媽的看最後一眼留下那個深刻印象，她永遠不會忘掉。我說：姐，妳別去了，我去辦。我和我姐夫、我老伴我們三個去的。

就當時到了那個太平間，打開那門一看，它那就好像就算是一張床，就是一張床，這床上一共有六個去世的人，都是頭朝裡，腳朝外。我外甥女這床上就沒有地方了，她就在這個地下頭朝那麼，腳朝這面，擱地下躺著。我進屋第一眼一看，哎，這不睡覺的嗎？我就尋思這孩子是不睡覺呢？沒死！我趕快到跟前去摸，整個身體是柔軟的，不是像人死了那個身體巴涼巴涼的，不是那個涼，但是肯定是沒有熱呼氣，這是事實。我走的時候，我就帶了點水和藥棉花，我尋思她腦袋上磕破了出血，我得給她擦乾淨，別讓她鮮血淋漓的走。我去了一看，就臉上頭上一點血跡都沒有，乾乾淨淨，利利索索的。那頭髮梳兩個小抓髻辮，也梳得利利索索的，就穿著我的一個棉襖外罩，我那個棉襖外罩是淡藍色帶小白點點的。有一次她說：老姨，妳這個衣服挺好、挺素氣。我說：妳喜歡給妳吧。我就把這個衣服給我外甥女。她走的時候就是穿著我這件衣服。

就這樣的一個打擊，對於一個母親來說，確實是難以承受。我這個外甥女去世，和我爸爸媽媽去世，就這三個親人去世不超過一年半。所以我說我姐能承受住、能夠活下來真是很不容易。當時她有點都近乎於崩潰了，反正大家就勸她，還行，最後還想開了。

事情一個接一個，然後就是自己有病。前兩天我說了一句我姐是骨癌，就是一條腿腫的那個大包，就二尺二的褲腿穿不上，套不進去。那個骨癌是特別特別疼的。但是因為老太太學佛了，所以她第一個就做得好，她認，她認這個帳。她說：我這一生雖然很善良，沒做什麼壞事，但是我多生多劫可能做了很多壞事，傷害了很多眾生，只不過我這一生不知道而已，我認，既然我是一個學佛人，我一定要把這個帳還了。所以我姐從有病到現在，一直是心態特別

好，總是樂樂呵呵的，有些佛友到我家去看見我姐，一看說：這老太太太面善了，怎麼能得這個病呢？我姐說：自己造的業唄，別看這一生，別的生你能一點業不造呢？我姐的態度就是我欠什麼還什麼。我欠錢還錢，欠賬還賬，我欠腿還腿，我欠命還命，她就發這麼個大願。然後把那個痛苦也承受了，就這麼疼，這麼遭罪的病，我姐挺了六年沒做手術。

我倆不傾向於做手術，為什麼？我們想這不也是眾生嗎？你做手術你不傷害它嗎？但是後來實在是不行了，她在我家住的時候一直沒做手術。後來回家以後，我姐夫和孩子們都說：這麼遭罪，我們都不忍心看，還是做手術吧。我姐打電話給我，問我：小雲，妳說我做不做？我說：姐，這個主意得妳自己拿，因為什麼？妳有丈夫，妳有兒女，這麼大個事，如果我給妳說不做，我姐夫和孩子們都能聽我的，但是這話我不能說，因為我看妳太遭罪了。所以後來這個腿就做手術了，從膝蓋上面截肢。

就做手術的時候，我告訴你們，咱學佛人不學佛人確實是不一樣。做手術是五月七號做的，我姐是五月四號住院的。本來我和我那個好朋友，我倆約好，因為五一放假，我那好朋友說：五月五號我倆去醫院找那個主管副院長。那個副院長是我的學生，我先找他不是走後門，讓他給安排什麼好大夫什麼的，我想諮詢這個手術怎麼回事，得怎麼個做，我們應該注意什麼？結果沒等我們五號去，我姐幾個孩子四號把他媽送醫院去了。送醫院以後，住院人家那個骨科就把任務分配下去，就把我姐這個手術交給了一個大夫，等我們五號去的時候，這大夫已經定了。我的好朋友說：也不認識他，他做手術怎麼樣？不行，去找那個主管，給掂對一個好大夫。我說：那不行！大夫已經定了，咱們中途再換，對人是一種不尊重。我說就該是他做。

結果這個大夫就跟我姐說：老太太，妳為什麼心態這麼好？因為我姐住院以後一直笑呵呵的，還勸大夫：你別緊張。大夫說：我現在心態不好。我姐說：我心態挺好的，你別緊張。大夫說了一句，我心態不好。我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？後來做完手術我們才知道，就給我姐做手術的這個大夫，他本身是肝癌，剛做完手術，五月四號是他手術後第一天上班，結果我姐住院，科裡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他了。這個事我們不知道，後來我去的時候，他就向我姐提問一個問題，他說：阿姨，我給妳做這個腿的截肢手術，我殺不殺生，我是不是殺生？他大夫給患者提出這麼問題。我姐那天回答的特別有智慧，就給他回答的可圓融了。這大夫還行，他說：有人建議我，讓我讀讀佛經。我姐說：正好我妹妹來，我妹妹家有佛經，我讓她回去給你拿。後來我姐跟我說。我說：好好。我就回家給他拿一本《認識佛教》。我說：你要是看佛經，你看佛書，你先看看這本《認識佛教》，你了解什麼是正知正見，然後你再讀佛經，你就不會選擇錯了。這樣他就把這本書收下了。這是五月五號。

然後五月七號實際不是手術的日子，那個大夫不知道為什麼就把我姐的手術就定在七號。手術那天，當時是護士、大夫都到屋裡，我姐人家談笑風生，一點沒有像挺恐懼的、挺害怕的，沒有！後來就拿那個床，從病房得給她推到手術室，她病房在三樓，手術室在六樓，得上電梯。老太太一上這病床，就開唱觀音菩薩聖號，人推著一邊走，她一邊唱，一直到手術室，到手術室還接著唱。人家那個護士和那個大夫的助手就跟這個主刀大夫說：這老太太唱的什麼？怎麼唱的這麼好聽！讓不讓她唱？這個主刀大夫說：唱得挺好，老太太願意唱就唱唄。就這麼唱著觀音菩薩聖號上的手術台，然後這大夫和我姐一邊嘮嗑，說：給妳麻醉，妳別緊張。我姐說：我不緊張，你們不緊張就好。結果我姐說：麻醉了！麻醉了。她說：



反正做手術時候不疼，但是她說我神志一直是清醒的，就是動什麼刀、什麼鋸，怎麼拉，那聲音我姐自己聽的一清二楚。這個手術就是這麼做的。

就這麼一次手術，就震動了當時那個科。因為那護士長說，就給我姐主刀這個大夫，他本身搞醫的，他是肝癌，他剛做完手術，他知道他那病的嚴重程度，他不像咱不搞醫的不明白，糊裡巴塗的，還倒負擔小一點。他負擔重！他上有老，下有小的，四十二歲，這個大夫。然後從我姐住到他這科，他給做了手術以後，因為他每天都要到病房裡去。我姐我給她安排一個單間，我想大家輪班照顧方便，要不一個屋八個病床，坐沒地方坐，站沒地方站的。我說：這次咱們就浪費一點，就給她弄了一個單間。這個大夫每天沒事就上我們那個病房去坐著去，和兩個老太太嘮嗑去。後來那護士長就說：妳們兩個老太太挺神奇，把我們這個大夫都給說樂呵了。她說：現在露笑容了，原來每天都愁眉苦臉的。說老太太有什麼絕招？我們說：沒什麼絕招，就教你們這大夫念阿彌陀佛，讓他看佛經。然後老太太給他做表演。

他就說：老太太妳這個病特別疼、特別痛苦，又面臨著截肢，你怎麼能談笑風生？我姐說：即來之，則安之，沒什麼了不得的。就這樣。你說，我姐這個手術是好事還是壞事？你怎麼來評價這個事？把整個一個科的護士、大夫都給度了。這念佛可真了不得，這兩個老太太可不一般，就這樣的。我姐對她這個病痛，她認、她承受，結果就度了這麼多人，這不是一種表演嗎？然後大夫說：做這麼多手術，沒看見心態這麼好的，還能做大夫的工作。所以護士、大夫都非常喜歡上我姐那病房，和我們兩個嘮嗑去。

那是五月七號做的手術，五月十二號就汶川大地震，然後他那科的主任就和這個主刀大夫特意的給弄了一台電視，我能看那個汶

川大地震的情況。一般的，你患者在這住院，人家醫院還專門給你整電視？沒有。我說：這也看不著這地震怎麼個進展情況。聽了以後，人家就給你弄來一台電視，給你弄好了，雖然台不多，但是這個新聞每天我都可以看了。所以我說念佛人不管你自己怎麼樣，你到什麼地方去，你都可以度人。這有病、住院、手術都可以度人！

再一個就是溝通。我姐住院以後，有一天，突然的發高燒，然後那個後背就有圓圓的像蘋果那麼大一塊，就一點皮都沒有了，紅紅的。一開始，我們沒發現，後來給我姐翻身，我發現了。我還跟我姐開玩笑，我說：姐，妳這後背也沒有蘋果樹，怎麼還接出一個蘋果呢？我姐說：什麼蘋果？我說：可紅了，我就給她比量，就那麼大，擱哪個位置。我姐說：要不我覺得驚刺刺的疼呢。大夫來，我們跟大夫一說，這大夫趕快非常自責說：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怎麼沒有注意這個問題呢？因為她平躺，她動不了的時候，她累了，她可能來回這麼菱，這麼蹭，就把那後腰那個皮就蹭掉了。結果這個東西就開始作妖，就出了一個洞，那個洞你就拿那個棉簽往裡探吧，好像都探不到底，就這麼一個東西。當時我和我姐說：姐，這妳該遭的罪，妳就得遭，這是有人來給妳找點小彆扭，讓妳遭點罪，把這業好了了。我姐說：什麼罪我都能遭。後來發燒，連著打半個月的點滴，換了好幾種藥，就是不退燒。這個全科都忙起來了，這老太太可怎麼整，連續發高燒！

後來我跟我姐說：姐，連續發高燒，這藥也不好使，咱們出院回家吧。我姐說：對！出院回家。把大夫找來一說，大夫說：這樣怎麼能出院，妳出院了，妳要是有什麼問題我們要負責任的，這叫事故，哪有這麼發高燒就讓人出院的？我姐說：我給你簽字，我自己要出院。後來這個大夫就拿了一張紙，那上面有一些個什麼說明，還是什麼條文，不知道。他說：老太太妳實在要出院，妳就在這

上給我簽上字，說我個人自己同意出院的，與醫院沒有任何關係，後果自負。我姐就把這字簽了。然後我們就回家了。

這個後背這個東西不是那麼深，也探不著底，非常疼非常疼的嗎？醫院裡給抹的那藥也不好使。這我姐回家了以後，就給她買了一種私人製的那個小藥膏，就給她抹後背那個東西，往洞洞裡再塞就像藥撚子似的，慢慢的，我姐這個東西也好了，高燒也退了。後來那大夫真是挺負責任，到我姐家看了我姐好幾次，就擔心她這高燒。問老太太：妳這燒怎麼退的？我姐說：回家來不知不覺它就退了，後背這東西再上點藥，它就長死了，那個洞洞就逐漸逐漸長平了。你說你受不受？如果你要是在醫院裡，繼續用他的藥物治療，已經十二天不退燒了，你再治肯定就不行了。回家以後就好了。

我說：姐，我創造奇蹟，不住院了，出院了，把病念阿彌陀佛念好了。妳這發高燒治不了，也回家了，然後也念阿彌陀佛，把燒也退了，那個洞洞也長死了，就好過來了。現在我姐基本狀況都非常好。有佛友上我家，回來以後跟我說：想不到大姐那心態可真好，滿面紅光，笑容滿面。佛友去了以後，都第一次見面，我姐就能跟你說那麼多，全都是講學佛的事，沒有一點兒家裡的事，我病痛的事，一點沒有。所以我說老太太這一生肯定能成佛！

我舉我姐這個例子，因為我了解她，我知道她前前後後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業障可以消掉，發真心、發大願，認帳、承受，跟眾生溝通，這個問題會解決的，眾生還是通情達理的。這是我要說的，這個關於「懺悔業障」。

「一切法由心想生」，你那個心生萬法，如果是你想他如何如何，他就如何如何。我給你舉個例子。有一個我認識的老大姐，身體不好，總是自己琢磨：素雲，妳看看是不是誰誰又怎麼怎麼的了，誰誰又怎麼怎麼的了，她淨叨咕她去世的那些個親人。一會是他

回來了，一會是不是這個回來找我算帳來了，這個來折騰我來了。我說：妳要這麼想，妳天天都沒完沒了，妳想誰誰就回來；那沒回來，妳不也能把他想回來嗎？她說：為什麼我家裡老有動靜？我說那動靜家家都有，我家半夜那個電視也有時嘎巴一下子，那很正常。我說有時裝修那個木料什麼的，它一冷一熱、乾了濕了，它不也響嘛。有的同修就把這日常生活中的這些個事都當做一個事，琢磨，是不是怎麼的，是不是怎麼的了，就是這樣。所以你一這樣，你就每天都生活在那不安寧的那個氛圍當中。

還有一個佛友，她打電話跟我說：素雲，我這個丈夫，我們倆是後結合的。就是她丈夫的妻子去世了，這個佛友的丈夫去世了，所以她就和現在這丈夫，他倆就重新組織一個家庭，然後就住她這個丈夫原來的房子。她就打電話跟我說：素雲，我那個丈夫的前妻，就是他死去那個妻子，她老跟著我，老回來，她監督我倆的行動。我說：妳看著了？她說：我看不著，但我感覺到了。我說：妳要是這種感覺，她得天天監督妳，那妳就天天不得安寧。她說：不行，我得想個辦法。想個什麼辦法？買了一個新房子。這回該解決問題了吧。

新房子可能是挺高檔，我沒去看過。她給我打電話說：素雲，這下好了，我買了一個新房子，都裝修好了，哪天妳過來看看，這回那個問題就解決了。我說：妳一定不要再想，妳要再想，她又跟妳上新房子了。實際我是跟她開玩笑，這不挺高興嘛，搬新房子了。不長時間又來電話，語氣又變了：素雲，又不行了。我說：又怎的了。我說她又跟你去了？她說：那我到沒感覺到，就是到處都有聲，一會這嘎出個聲，一會那嘎出個聲。她說，我都掛照妖鏡了，它怎麼沒好使呢？我說什麼叫照妖鏡？她說就是在窗戶上，放一個小鏡子，那個鏡面朝外，就是這樣，那個妖就照跑了，就進不了她

這屋。我說：那妳照妖鏡怎麼不好使呢？她說：不知道，我都放了好幾個，還是有這種恐怖的感覺。我說：妳自己嚇唬妳自己，妳為什麼要放照妖鏡？她說：有人來看，說我家這房子有毛病。我說：什麼毛病？說她家的窗戶對著人家對面樓的那個牆角。這些我都不懂，我說那什麼說的？她說：窗戶對著別的樓的那個牆角就不好。我說：不對！我怎麼沒這種感覺呢？我說我家這面窗戶，那面窗戶，那你瞅對面，它不都有樓角嗎？我說我家那都對著，我家怎麼沒有這個恐怖的感覺呢？後來她說：妳是不也得放個照妖鏡照照？我說：我家沒有妖不用照，我說有妖他也不上我家來。就這樣的，說著說著，你說這事就來了。

我來了兩個佛友，我們在我家陽台上就坐著嘮嗑，嘮嘮嘮。我這個佛友，一拍大腿：劉姐，不好，我得給你想個辦法。我說：什麼不好？她說：我得給妳弄個什麼什麼東西，掛在這個地方。我說這什麼意思？你這也是照妖鏡？她說：就類似這種東西？我說：為什麼要給我掛這個？她說妳家這個窗戶對著那面房角。我說：你這傢伙，我剛經歷了這場事，你就上我家來安排這個照妖鏡來了。我家不需要，你別往我這兒整。那不是去兩佛友嘛，我那個佛友拍的她：你拉倒吧，劉姐她不信這個，你整什麼照妖鏡。我說：你整照鏡掛在你家吧，你心裡的妖，不是真有妖，是你心理在作妖，你要整你就拿你家掛去，你別往我家掛。你給我家掛了提了嘟嚕一大幫照妖鏡，佛友上我這來問我：妳家這是怎麼回事呀？我說我沒法解釋。就這樣，這個事就過去了。

所以你消業障怎麼消？不是用這些歪門邪道去消！要發自內心的懺悔，才能消除業障。為什麼有的人總愛依靠別人？現在有的佛友真是挺依賴我的，就好像我什麼都會，我什麼都能，我什麼忙我都能幫。她們說：妳善良、妳慈悲，妳能幫我們忙。我說：不像你

們所想的那樣，我是比較善良，但是就像你們跟我說這些事，我連懂都不懂，你讓我怎麼給你幫忙。為什麼我得絕症，我念佛念好了，你們不向我學，你們非得整這些歪門邪道讓我幫，我怎麼幫你們？就是這樣，現在有好多具體的事，就是業障怎麼消，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路。就是你得認錯，真心誠意的認錯，然後改錯，你這才叫能消業障。

你總今天搞一個這個歪門，找這個人給看看。我給你舉個例子。咱們有一個佛友，跟我說：劉姐，妳上我家去看看。我說：我上妳家看什麼？她說：我家請佛了。我說：請佛好啊！原來妳們家不也供佛嗎？她說：我最近找人看了，告訴我，我家有佛緣，必須得請七尊佛。我說：請七尊，那我去看看，妳請回來沒有？她說：我請回來了。我就上她家去看去了。看了以後，這個佛堂就是櫃子型的，就這一大溜，清一色的全都是這麼高的銅佛。一溜真是七個。我看了以後，我就說：這也不夠！她說：劉姐，七尊還不夠，那得請多少尊？我說：那妳找不找我看吧，我也會看。她說：那劉姐妳給我看看，我得請多少尊？我說：妳得請七十尊，妳去請。我就是沒有關係，我要是有關係，我要認識哪個佛店的，我就領妳上我那關係戶去；妳請七十尊佛，我發了，他也發了，妳虧了，妳上當了。她這時候說：劉姐，我真得請七十尊？我說：妳聽不懂中國話？我要讓妳請七百尊妳也請？我這是告訴妳，妳這七尊佛不能這麼請。妳要是修淨土法門的，妳就請一尊阿彌陀佛或者是三聖像就足夠了，妳幹嘛要請這麼多？這是一個佛友。

還有一個佛友說能看病。她家供那個我都不認識，反正可能是佛家的、道家的、仙家的，大概都有！然後供了四個香碗，誰要上她家去看病去，你就得每個香碗都上香、都上供，都壓錢。當時我去了，我不會說話。我姐曾經上她那看過，要我怎麼知道？我一看

這什麼意思，回來我跟我姐說：她家四個香碗，那人家一個香碗就收一份供唄，比如說你要買酒，那你這就得買四瓶，你要買豬手什麼的也得買四份，那都是四份四份的。我說這個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我告訴我姐：以後就這樣的地方妳最好是不來。

所以你說現在社會這麼亂，咱們想消業障，找不到正確的路，這不是胡來嗎？你上這些個地方去看去，所謂的要消你這個業障，你能消得了嗎？我有個學生，他的兒子是工大的高材生，非常優秀個兒子。畢業了他什麼事沒有，他領他兒子找人去給他算命去。一算命，人家那人說：你兒子什麼什麼時候有什麼災、有什麼禍，那說的可厲害了。我這學生就害怕了，就上我這來。三個學生一起來的，他們三個是好朋友，這學生就跟我說這個事。我那兩個學生就跟我說：老師，老師，跟我別管他的事，他願意怎麼整怎麼整，誰說他也不信。後來我這學生問我：老師，妳給我出出主意，妳說我怎麼整。我說：你說怎麼辦，我要說你就不理不睬，你這心老提溜著，老想到那個日子，我兒子又有什麼災、有什麼禍，你這日子怎麼過？你不老處於高度緊張狀態？如果我說我讓你去辦去，那不是我的意思，你讓我怎麼說？後來我們就採取一個折中的意見，我說：你就這樣，你就這一回，誰給你看的，他說怎麼辦，你就趕快把錢遞給人家，你說就按照你那辦吧，你這就了事，你心靜了。我辦了，省著你老嘀咕。結果這個事就這麼辦了。那你說，這樣消業，沒有業障，你自己去找業障，你不自尋煩惱嗎？所以這個事，我看我周圍很多佛友都存在這個問題，你到底信不信佛？你要是真正的信佛人，不搞這一套。反正我是不懂這個，我也不搞這個。

我給我爸爸媽媽、公公婆婆掃墓，我帶什麼東西？一個是一束荷花，一個是一束香，念佛機，我是帶這幾種東西去給老人掃墓。我一直不燒紙。我去給公公婆婆掃墓的時候因為是農村，農村非常

講究這個，那我就恆順，你們燒我也不反對。我去了以後，就是把荷花插在每個墳頭上，每個老人一束荷花，然後把香點上，然後我給他們磕頭，把念佛機打開。就是整個那一方的眾生，那農村有好多墳包、墳頭，所有的大家都來聽，聽佛號，念佛，念阿彌陀佛，我就是這樣掃墓。我就給我爸爸媽媽上墓地去掃墓也是這個掃法。所以很簡單。這個你才是消業障的一種辦法，你非得搞那些，如果我說人家是迷信，可能人家還不服，人家覺得那個東西靈。

有一次，有兩個佛友特別好心，就說她們看出來我家有什麼事、有什麼事，跟我說說不通；因為她們對我非常好，就跟我說：劉姐，不行，我們現在看妳可危險了。我說：我怎麼危險了，我要往生了？往生了我要回家了，還挺好，它怎麼是危險。她說：不是，反正妳會有事的。我說：沒有事，你們不用擔心。結果她們兩個一片好心，偷著去給我做去了。你說做什麼？我都不懂，買了那麼多那個金箔紙提到我家去了，說必須擱妳家疊，那個靈。這整的我家那個廳裡一片混亂，疊了多少呢？就是那樣式的那個東西，寶，她們叫寶，疊了三千個。你說多少？那玩意它倒不沉，它佔地方！還買疊金磚的，一個金磚就這麼長，疊了那麼老多金磚，從地下築到天棚那麼多，又整了那麼多紙。我說這怎麼辦呢？怎麼處理呀？妳趕快給我拿出去，妳們願意怎麼整怎麼整。她說：不行，必須在妳家弄。這整完了以後就逼著我，妳必須得今天晚上把它都拿去，把它燒掉。我想都整了，我燒不燒？我不燒，我往哪消化？我往那擱？沒辦法，我就跟我老伴說：那怎麼整？我老伴說：那行，提溜都拿出去燒。我說：咱倆也拿不了！我老伴說：不行，把姑娘和姑爺找回來，幫著提溜。就把這兩孩子打電話給找回來了。

這兩孩子一進屋大吃一驚：媽，這幹什麼？我說：你問我，我也不知道幹什麼，你兩個姨非得要給我整這個，你倆的任務就是幫



著拿出去燒。這兩孩子說：這麼多，咱們四個人也拿不了。我說：就給它壓壓，給它整扁了，不就拿出去。好歹我們四個人是把這些東西拿去燒。上哪燒呢？找十字路口。結果你說我也沒燒過這東西，我也不會。找個路口，點著以後，它也不著。我就說：我們四個在一塊的，就點這個堆堆，就燒這個東西，先燒完好回家，它不著。我就說了：這什麼，這也不靈，這些人都不要，你看他怎麼不收？它不著。我就這麼說。我老伴拿棍扒拉著，可不是怎麼的，你看人家都不稀要，完了還整這麼多來燒。一看也整不完，我那兩孩子說：媽，分兩堆吧，我們倆那一半，再找一個路口去燒去。我說：行，這樣可能速度快點。那兩孩子就整一半就拿走了。拿走沒有幾分鐘，兩人回來了。我心想他們怎麼燒的那麼快呢？這麼快燒完了呢？我說：你燒了？那倆孩子呵呵笑：燒了，燒了。真是，等我這面，我整的禿嚙反漲的，我說：拉倒吧，就這點玩意燒了將近四個小時。你說糟賤人不著糟賤人！我們就回去了。回去，隔了好幾天這倆孩子回家說：媽，妳知道我們怎麼能燒得那麼快嗎？我說：你們怎麼燒那麼快？她說：那面有個垃圾箱，我們都放那裡了。我那個姑爺也信佛，我姑娘也信佛。我姑爺說：媽，妳挺有智慧的，妳怎麼叫人騙了呢？怎麼也整這個事了呢？我覺得這是我媽嗎？我說：你媽犯混唄。你說都堆得滿屋都是，怎麼整？你往哪扔？那倆孩子說：叫我倆處理，早都給妳處理完了，這事就過去了。就說要給我消這個業障，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說你得還多少，說那些都像外國話似的，都像黑話，我一句也聽不懂。這事就過去了。

所以通過這個事，我就覺得咱們學佛人一定要有智慧，不能愚昧，不要搞這些個迷信，這可真是迷信。我不懂這個，她們有人說：妳別胡說，妳說這個不行。我說：我說的都是好話，如果真是有這些眾生，我一定勸他們學佛、念佛，好脫離六道輪迴，搞這些它

不究竟、不圓滿，它得不到徹底的解脫，我說我發這樣的心，他們不會怨恨我的。

再說說怎麼樣善待眾生。眾生都有佛性，它和我們的佛性、和阿彌陀佛的佛性是無二無別的，是一樣的。所以我們不要虐待我們身邊的那些小動物、眾生。我給你舉一個真實的例子。我家兩個小貓，二〇〇四年都往生了，我們給你們說說牠往生的經過，你們看牠倆到哪去了？兩個貓，一個叫黑黑。黑黑是純白色的，一點雜毛沒有，我老伴給起的，叫黑黑。還有一個花的，叫虎虎，牠倆是一窩的，一九九七年生，比我孫女大十天，所以我孫女管牠倆叫虎哥哥、黑哥哥。就是這麼兩隻小貓咪，原來是在我姑娘那個店裡。後來我姑娘說拿回家來！我說：那就拿回來吧。我家就是這些小動物都喜歡，原來我家曾經養十隻貓，都要拉貓車了。兩個大貓，各生了四個小貓崽，哪個也捨不得送，都養著，所以就是這樣。我從爸爸媽媽、姥姥姥爷就一直是非常愛護這些小動物。然後這黑黑、虎虎拿到家裡以後，牠們專門吃雞肝，魚都不吃，那雞肝買了以後，給它煮熟了，也加點佐料，然後吃這個。後來佛友上我那說：劉姐，妳說妳都吃素，妳家這貓怎麼吃雞肝呢？你也得讓牠吃素。我說：那行，那我給牠們開個會，動員動員。

我就跟牠倆說，我記得特別清楚，七月的最後一天，第二天是八一。我們樓的對面就是黑龍江森警總隊，那不升國旗嗎？那國旗就對我家窗戶。我怎麼給牠倆開的會呢？我說：咱們今天先開個會，先商量商量，明天是八一，咱們今天最後一天吃肝。我剛給牠煮出一大盆。我說：明天八一開始，是個紀念日，咱們開始吃素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人聽懂沒聽懂，反正兩人就坐到我跟前，眼睛瞅著我，我就負責給人家兩個開會，動員，我說這叫動員會。第二天，我就試試，我給買點貓糧，買點貓糧，我就放在一個小碟碟裡了。

。這個黑黑先去聞聞，聞聞就走了，一個粒沒吃。虎虎又去了又聞聞，又一個粒也沒吃。我尋思我這動員會沒成功，沒動員成，你看人倆都沒吃。我說：不行，還得接著開會。我又給牠倆開會。我說：我給你講講為什麼不能吃雞肝？因為一個雞肝就是一隻雞，就是一個命。牠們和你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一樣的，你們吃牠就等於吃自己。我說咱們應該是不要吃雞肝，先吃這貓糧。這說完了以後，到下午了，我也不知道是餓了還是怎麼的，這黑黑就開始去吃這個貓糧了。牠吃完了以後吧，抹搭抹搭嘴走了。這虎虎也去了，牠也開吃了。所以就從八月一號正式開始，我家的黑黑、虎虎開始吃貓糧了。就是這樣，牠們倆是哪年往生的呢？二〇〇四年。

虎虎往生特別奇特。那天是四月初八，這大家都知道什麼日子。那個時候正好我寫這個阿彌陀佛，我不寫了一百零八本嗎？就那個時候我就寫佛號。我寫佛號的時候，牠倆就在我旁邊趴著。我要是讀經的時候，牠倆一個在我懷裡，一個在我這，我要是這麼讀經，枕著我的胳膊。兩人我認為牠們都在聽經。我每天讀《無量壽》，反正牠倆都願意上懷裡，反正誰先搶著懷裡誰合適，剩下那個就得上來枕著我的胳膊，就這樣的。然後四月初八那天吧，我寫佛號的時候，牠倆還玩兒了的，你攆我、我攆你，咬的還吱哇亂叫。我還說：你倆又瘋，今天什麼日子，不知道嗎？得消停點。就這麼，我是四點多鐘寫完的這個佛號的。然後我就開始去做飯，做飯的過程當中，我老伴去修自行車。你看我四點開始做飯，我老伴修自行車，他回來的時候五點整。一進屋一進門，一看那虎虎就在我們，我們家是三個屋，就是佛堂，這面是書房，這面還有一個住屋，這虎虎就在這個佛堂和書房那個中間有個梁，就在那躺著，頭沖佛堂尾沖書房。我老伴一說：這虎虎今天怎麼躺那睡覺了呢？我說：可能地板上涼快唄。我倆誰都沒注意。然後我把飯做好了，我倆在茶

几上吃飯。這虎虎就不在頭上那面嗎？我說：虎虎睡過站了，起來吃飯吧？牠也沒吱聲也沒起來，還那麼躺著，我們也沒往那上想。

結果，吃完飯了，我去把碗也刷了，收拾完了，我從廚房一邊擦著手一邊往外走，這虎虎還擱那躺著。我說：虎虎，今天你可真是睡過站了，我們飯都吃完了，你怎麼還睡呢？我到跟前一看走了。這時候也就五點半多，那是四點鐘之前牠倆還你攆我、我攆你，瘋呢！沒有病。牠怎麼說走就走了！我說：老伴、老伴，你快點來看，虎虎往生了！我老伴擱書房說：淨瞎扯，妳嚇唬我呢？我說：不是，你來看。他出來一看，真往生了！我老伴這回可來智慧了，當時就坐在地上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！我倆就開始給念阿彌陀佛，把念佛機也打開了，唱了一宿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給我姐打個電話，我說：姐，告訴妳一個不太好的消息。因為我姐來我家，這虎虎和我姐關係特別好，我姐說：什麼消息呀？我說：虎虎往生了！我說完這句話，我就等著聽那面哭，因為我姐特愛哭。我尋思這一聽說這虎虎往生了，這老太太不就得哭嗎？我這就一頓，我就先等著聽哭吧，那哭也得哭。我姐沒哭，你說我姐說的什麼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我大吃一驚，沒哭還說太好了。我說：姐，妳說什麼太好了？我姐說：小雲，就妳跟我說的時候，我前面就出了一個像。我說：什麼樣的像？她說是一個出家人，臉是大圓臉，那個臉紅，眉毛特別濃。她跟我說：他穿的是黃色的海青服，外面披的是紅色的袈裟，盤腿坐著，可精神了。我說：那是誰呀？我姐說：那不是虎虎嗎？我說：妳怎麼知是虎虎？我姐說：是。我說：妳快問問他，他怎麼也沒打個招呼他就走了呢？想不想和我們說點什麼？我姐說，就說一句話：祝願大家早歸西方極樂淨土。這就是我家虎虎往生。

我不知道我這麼說，能對大家起什麼作用？原來我真是不想說

這件事。但是因為涉及到要善待一切眾生，所以我把這個例子舉給你們聽。這是在我家發生的真實的故事。

這虎虎就這麼四月初八往生了，人自己選個日子，還走的這麼好。要我說這個情太難放了，當天晚上我不是念了一宿阿彌陀佛嗎？我沒哭。結果第二天早上我老伴跟我說：給送回老家，給找有山有水的地方，把牠埋起來。我說：行！我就拿黃布給這虎虎就包起來，就包的過程當中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給我哭的都上不來氣了，給我哭的。然後給牠包了好幾層，最後一層拿塑膠布給牠包上了，全身是軟的，一點不硬。完了我說：老伴，我包好了，你送到農村的時候不要再打開，挖好坑以後，直接把牠葬在裡面就可以了。你說我老伴行不行吧！騎了九個小時自行車，把這個虎虎送回他的老家，就他出生的地方去安葬去了，有沒有毅力？那天刮大風，送去以後，他告訴我，他說：半道就開始下小雨，道特別滑，挺難走挺難走的。到那以後，事先給我姑姑家那個弟弟打電話告訴我回去，你把這個事給我辦好。等回去的時候，因為我弟弟把那坑、墓地都給選好了，在一個有山有水的山坡上挖了一個坑，用那個磚都給砌起來了，然後上面用那個石灰瓦，叫什麼石棉瓦搭的蓋，整的非常好。完了就把這虎虎，就準備放在這個坑裡。我老伴回來跟我說：我得度度他們，他就跟我這弟弟說：你們農村養貓養狗的也多，這貓狗死了以後是硬的是軟的？我弟弟說：那還不得梆梆硬。我老伴說：你看看我家虎虎。這不是包好幾層嗎？我這弟弟一拿：你家這貓真是怪了，牠怎麼是軟的呢？我老伴問我弟弟：你服不服？我們家貓是聽經，你嫂子天天讀經，牠天天聽經，你嫂子拜佛，我拜佛的時候，這貓就擱我旁邊趴著，就是這樣，我這虎虎就往生了。

往生了以後，這不就剩一隻黑黑。這黑黑就有點找伴，想這虎虎，天天到處溜達去找去。然後找不著，就上我懷裡來坐著，讓我

抱著，就像小孩一樣，我非常理解。我就跟牠說：黑黑，虎虎上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去了，成佛了；你也得見阿彌陀佛，將來咱們都得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牠就那麼乖乖的聽著。然後這黑黑和虎虎相隔一百零八天，黑黑也往生了。黑黑往生，牠的奇蹟在哪？四十天沒吃飯、沒喝水，沒大便。三天左右有一次小便，那個小便都有點發紅，瘦的走道直上晃，就是這樣。非常仁義！不上床上，也不在床下，就到衛生間那個坐便的後面有一個這麼寬的空，它就上那躺著去。我給牠抱出來放在床上，我說：那涼，咱上床上躺著。牠就下去還回那個地方。後來我就給它墊了一個厚厚的毛巾被，我說：你實在要是在這，你在這被上。牠就一直在這個毛巾被上，特別懂事、特別仁義，牠要是尿尿了，牠用那個眼神告訴你，讓你給牠收拾，可乾淨了。就是這樣一百零八天以後，這個黑黑也往生了。

這我還得向我姐報告！就是在這黑黑沒走之前，我感覺黑黑好像要走了。我就給我姐打電話，我說：姐，黑黑可能是要走了。我姐那邊電話說：時辰到了。我也不知這老太太這時辰是怎麼弄出來的，說時辰到了。我電話撿了我就回來看，黑黑走了，非常安詳。我又打電話，我說：姐姐，黑黑真的走了。我姐說：這兩個貓可是不一般。我說怎麼的了？她說：又出一個圖。我說：又出一個什麼圖？說這個圖，我不知道是出家人還是在家人，反正是剃髮的，這個人長得瘦瘦的臉，她說一看這個人就非常清秀，然後穿著一個灰色的衣服，沒有袈裟。我姐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，也是盤腿坐著。我說：那妳再問問他，有什麼跟我們交代的，想跟我們說點什麼？我姐說：告訴四句話。我說：什麼話，妳電話跟我說說。我姐說：黑黑非黑黑；這個不是叫黑黑嘛！說黑黑非黑黑，虎虎非虎虎，示現畜生體，卻是再來人。你說就這種現象，我真是如實的告訴大家，我真不知道怎麼解釋，他整個事情的經過確實是這樣的。你說眾

生是不是佛？你還能小瞧他嗎？

我再給你舉個例子。這是兩隻小貓咪，就是這麼往生了。我沒說完，這個黑黑往生了以後，我老伴說：還送回去？我說：你看呢？我們附近有個省圖書館，新建的，非常漂亮，那環境可優美了。他說：那個地方有一個綠草坪，有個空地，有三棵松樹，要不那還有個現成的坑兒，咱們把牠葬那行不行？妳去看看。我就去了，我一看我就相中了，我說：行，還不妨礙別人，咱還不破壞草坪，它自來就有個坑。我們就把黑黑又包好了，就葬在這坑裡了。我沒敢告訴我姑娘，那個虎虎走了以後，我告訴我姑娘，她在廣州，那家哭的差點兒沒哭死。我可不敢告訴她。所以黑黑沒走之前，我姑娘來電話：媽，黑黑呢？我說：黑黑在這。這黑黑走了以後再問，我說：黑黑溜達！我也不會撒謊。她說：妳把牠抱到電話機前，你讓牠叫喚我聽聽。我說：牠最近休息，牠不叫喚。就這樣瞞著好幾個月。等我姑娘從廣州回來，一進屋，一邊脫鞋一邊：黑黑、黑黑！喊黑黑。這面瞞不住了，我說：姑娘，媽媽沒告訴妳，黑黑也往生了。這眼睛就瞪圓了，那妳怎麼不告訴我？我說：告訴妳不又得哭嗎。埋哪了？我說埋省圖了。我去看看。這馬上就讓她爸爸我倆帶她上省圖去看。一看這地方，說：還行，但是必須得挖出來。我說：為什麼？她說：不能給牠和虎虎分家，必須得送回老家去，葬在虎虎的身邊。這沒辦法，你說這都埋了三月了，我又挖出來了，挖出來一看一點變化沒有，沒爛，完了還是那麼軟乎的。我老伴子又騎著自行車又把這黑黑運到老家去安葬在虎虎的身邊，又修了一個小墓地，就是這樣。所以現在我每次回去給老人掃墓的時候，我都過去看看黑黑、虎虎埋葬這個地方。你說這就是兩隻貓，就這麼往生了。

我再說，我家現在有一隻小狗叫優優。我們不想養了，兩隻貓

往生以後，我跟我老伴說：老伴，這回記住，從今以後任何東西都不要養；這要是有了病了，或者是走了，實在是太難受。我老伴心也軟，那貓走了以後，給他哭的，他也掉眼淚。我說：別養了，就咱倆，乾脆咱倆做伴！這不就一直沒養嗎？我老伴出去，那就是八個月前，我老伴出去上生態園溜達。夫妻倆用一個小袋拎著這個小狗，不大點一個小狗，拎著這小袋裝著的，跟著我老伴走：把我家這狗給你，我家這是名犬、名狗。我老伴說：我家不養，什麼都不養，你送給別人！完了還跟著說：我看你穿的挺乾淨，你能對牠好，給你，你拿回去吧！這我老伴就說：不要，我們不要，我老伴不讓養了。還得跟著，跟的我老伴實在不好意思了，就把這小狗提了回來了。一進屋，我一看什麼毛茸茸的，我說：那什麼？他說：一隻小狗。我說：你可真是的，都說不養了，你怎麼又整回來呢？我老伴就說：不要不行，人家兩口子提了這小包跟著我給，這樣就把這個小狗拿回來了！我跟我老伴說：老伴，三天之內，你一定要給牠找一個好人家，送給誰家，我去看看他家怎麼樣，他能不能善待牠？如果要合適，把牠送出去，咱倆不養。我老伴說：行。結果一看，在晾台上就有血。我說：這小狗是不有病？這晾台怎麼有一灘一灘的血呢？要這樣，還真不能往外送了，那得先養著。我就每天餵牠大悲水，餵了幾天以後，牠就好過來了，就沒有血了。有感情了，捨不得送了，養著吧。就這麼的這小狗就上我家了。

創造了兩個奇蹟，就這小狗，牠是蝶犬，蝴蝶犬。什麼奇蹟？第一個奇蹟，十月，就是十一，這小狗就十一前幾天，這小狗病了。病到我姑娘家了，我姑娘也喜歡，來電話說：爸、媽，優優病了，我給你們送回去，帶牠上寵物醫院去看病。拿回來，我們就帶著狗去看病去了。看病，人說那種病最多能挺七天，得打點滴，打過來就打過來，打不過來就死了，就是這樣的。那就打，那狗打點滴



比人都貴，一針一百一十塊錢，四針。那就打，第一針打，牠叫喚，也打這胳膊，完了還上夾板。一看那樣，可可憐了，我不忍心看。第二天，我就跟我老伴說，我說：你那樣吧，你帶牠先去打，打完了，我就後到，然後我抱著牠。我老伴騎自行車，因為牠已經不會站著了，我就給牠整一個小布兜，給牠包上，然後用整個塑膠筐，裝筐裡，然後放在我老伴那個車後架上，我說：老伴，你帶牠先去打去。那是十月二號，我老伴帶牠走了；不大一會兒，我老伴回來，一進屋告訴我：優優丟了。我說：你淨瞎扯，牠都不會站著，牠怎麼丟的？還有布包包呢！他說：我都騎快到地方了，回頭一看，筐是空的，狗沒了，履著原道回來找，沒找著。就召喚我，快點幫我找。我說：那不用找，那肯定誰撿去了。因為牠包著牠又不會站，牠往哪走？這丟了？丟了。這我姑娘也傷心，我老伴也傷心。我姑娘自責說：我要不把牠帶我家，牠能有病嗎？我老伴說：你說我怎麼這麼笨，攔個筐帶著，還就剩個筐，把狗還丟了。我老伴坐沙發上就哭了，我說：得了，老伴你別哭，可能就這麼長的緣分吧。這不就過去了，實際我也難受。因為什麼？我每天出去繞佛三十圈，優優天天跟著我出去繞佛，我繞三十圈，牠也繞三十圈，牠可有靈性了。

就跟我來這個刁居士，她跟我一起繞佛！我倆拉開距離，誰前誰後都沒關係；只要小刁和我並排，牠就拽她褲腳往後拉，不讓我和她並排走，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什麼意思。你在前面也行，你在後面也行，你就不能並排，並排我就撈你後腿腳，褲腿腳往後拉。就這樣，你說冷不丁我三點鐘起來出去繞佛，有這個小優優，就像一個小玩物，牠給我做伴。我去的時候，那整個那個廣場一個人沒有，那不還黑乎乎的嗎？所以就我倆攔那繞佛，然後小刁她們比我晚去一個小時左右，這一下子這小伴沒有了，就剩我自

己孤單單的，黑咕隆咚，去繞佛去，心裡真是挺難受的。這十月二號丟的，十月十一號回來了，非常神奇。

我繞完佛回來，我沒看著。我老伴騎自行車出去繞回來，人家物業的師傅就說：老劉，你家優優回來了。我老伴以為人家逗他呢？都知道狗丟了，我老伴非常難過。人家說：真的，要不你叫一叫。原來我老伴和優優的暗號是吹口哨，他就吹，「優優、優優」，人家吹出調來了，他一吹，優優跑出來了。這家摟著大腿就開始打滾！因為那個電子門牠進不去，攔院裡等著。在這之前，我老伴曾經跟我說，他說：優優丟了不行，我受不了，我還得要一個。我說：你可得得，可不能再整。結果那天我回來，我攔廚房做飯，門拉著，他一開大門，我就聽說：你別跑、別跑，我得給你擦擦手，那手是髒的。我尋思糟了，肯定又要回來一個。我也沒出去，待會了，他說：妳把門給我開開。因為那拉門從外面不好開，我得從廚房裡面給他開。他說：妳看看誰回來了？我一看我也愣了，我說：這是優優嗎？因為牠長得非常特殊，牠那耳朵從後面一看像蝴蝶似的，那毛可長了，那尾巴那就像扇子一樣的。我說：你是優優嗎？我是不是做夢？就開始摟著我，就打滾兒，舔你，就往你身上竄。你看二號丟的，十一號回來了，還有點滴沒打呢？你說病也好了，牠也回來了。神奇不神奇？這第一次奇蹟。

第二次奇蹟。年三十那天，我早晨又領牠出去繞佛，就攔我們家前面那千山路上，一個人沒有，就是我們倆往那邊走。對面來了一個車，我當時心裡想：這個車怎麼像飛起來一樣，幹嘛開這麼快？我這麼想著的功夫，這車就開到眼前了，就把優優壓了。我就聽「吱哇」一聲就沒動靜了，這車只有他開跑了以後，才能把這個小優優露出來，因為那還黑著，天還比較黑。一小團攔那團著，我心想這肯定完了。那一個大吉普車攔身上壓過去，那還不壓死！我到

跟前一看，牠眼睛卡吧瞅我。我尋思沒死，我就趕快抱起來摟在懷裡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，就一直往家走，一直念阿彌陀佛，到家我按門鈴。我老伴說：妳不有鑰匙嗎？我說：你快點給我開門。我老伴開了說：怎麼的了？我說：優優叫車壓了。他說：壓死了？我說：沒有。我進屋以後，我就把牠放在廳裡那地上，牠不會站著，一摟牠就堆那了，就倒那了。這回我念阿彌陀佛，我老伴念觀音菩薩，我倆就也不顧做飯了，就開始念。念一會，我說：優優勇敢，咱們站起來看看。我又把牠扶站起來，還不行，又倒了，可能是壓胯骨了。還得念，我倆又接著念。念念念，又念了差不多一個小時，我又把牠扶起來，這回牠能站起來了。待會我說：優優往前走一走。牠走的時候就這麼一扭噠、一扭噠，就是床也上不去了，沙發也上不去了，三天以後一切恢復正常。所以我跟她們說：你說是不是奇蹟？就那麼點的一個小狗，一個車從身上壓過去，沒壓死？沒壓死，可活潑了。

所有的人上我家，牠不帶汪汪的，一聲不咬，都熱烈歡迎，都上你跟前去抱抱你大腿，攔你腳下給你打幾個滾兒。反正就是可能讓我們慣的有點不像樣了，原來在晾台上，我給牠做個窩窩，我姑娘回去說什麼呢？媽：這不行，晾台上潮，牠會得關節炎的，得上屋裡住。那就上屋，這一上屋，窩窩也不進去了，直接上床了。所以現在是天天晚上和我一起睡，跟我倆枕一個枕頭。背靠背，牠那手還這麼伸著，給我擠得把邊兒，床邊邊。我說：優優，咱倆商量商量，你少點佔地方，給我點地方行不行？有時候我這枕頭，牠正好在你枕頭中間，整個就團了你枕頭中間，我枕這邊也枕不著，是枕這邊也枕不著，現在就這樣。我也知道這樣不行，但是現在就好像你要一讓牠，說：你下去。一吆喝牠，牠可聽話了，牠就下去了，但是等我們睡著以後，牠自己又溜達上來了。人家也不吱聲，薦

悄的找個地方窩窩那了，就是這樣。牠要是犯錯誤了，蹲禁閉！你一說蹲禁閉，回頭瞅瞅你，馬上鑽沙發底下，自個就蹲禁閉去了。你要不招呼牠，牠都不出來。

所以我說咱們一定要善待一切眾生，包括這個蟑螂、螞蟻，你都不要虐待牠，都要善待牠。因為我可記著老法師舉那個例子，說那蚊子要叮你，你就供養牠！牠不是餓了嗎？你欠牠，你供養牠，你把帳還了。你要不欠牠，你就做一次供養，又能怎麼的呢？所以現在他們說，什麼小動物上你家來，那都是你們家庭成員。真是都家庭成員，我們那個黑黑、虎虎叫劉黑黑，劉虎虎，都和我們一個姓。然後我們這優優叫劉優優，現在又叫劉優祕，怎麼個劉優祕呢？因為我老伴就喜歡當官，這一輩子沒當上。我跟他開玩笑，我說：老伴，你想當官一輩子沒當上，挺遺憾的，我給你封個官！他說：妳給我封個什麼官？我說：董事長。他說：那妳呢？我說：我得比你低一點，我要是比你高，你又不平衡了。我說：我是經理。好像董事長比經理大吧？他說：那優優？我說：優優祕書。所以這樣我們優優現在就叫劉優祕。現在又變成一個日本名，劉優祕柿子，這不帶「子」了嗎？

怎麼又添個日本名呢？有一天，我老伴買柿子，用那個柿子，他要柿子炒雞蛋。我就切三個，就這麼大的柿子，我切三個。那個優優就站那看，我說：優優，這個你不能吃。我就拿一塊柿子，我先給牠聞聞，牠就拉倒了唄。結果我給牠聞聞，大舌頭一捲，捲進去了，嚼都沒嚼，嚥進去了。我說：你怎麼吃柿子呢？我又給牠一塊，又給牠一塊，結果一個柿子牠都生吃了。我說：那不能再吃了，這兩個得炒雞蛋。我就用這倆炒雞蛋，炒完雞蛋以後，我老伴把柿子都挑出來餵這優優了。這不就三個柿子嗎？優優全吃了，所以這名又加了一個劉優祕柿子。然後牠又愛吃胡蘿蔔，劉優祕柿子胡

蘿蔔。我說這名要這麼起起來，不是沒完沒了嘛！還有人家愛吃土豆再加個土豆，我說：這不行了，就起這麼長就行了。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劉優祕柿子。反正你一叫劉優或者劉優祕，那可靈了，馬上就回頭，就過來，特別有靈性。我覺得牠就不會說話，實際人說什麼牠能聽明白。那些佛友上我家，全都喜歡我家優優。就是這樣。

我想這是不是也是情執？到時候我這個情執能不能放下？我說我要往生的時候，如果我心裡還提溜這優優，那可是不行。所以現在我可得做好思想準備工作，你善待牠是善待牠，不能過分的重這個情，真是這樣的。我這個人性格就是比較重情，所以我說親情我放的不好！我比較難放。這關我過的慢，就是我太重這個情了。這個問題咱們也得注意。

善待眾生這個問題，就是再給舉一個人的問題，就是墮胎。這個墮胎目前可真是一個大問題。我上長春般若寺去過，就是帶我學生去給她丈夫立牌。那是我第一次到般若寺，立牌那個老師父就說：現在這個墮胎的問題太普遍、太嚴重了，這個嬰靈太苦了！家庭的不安寧和這個墮胎有直接關係，他真找你算帳。因為什麼？他奔父母來了，如果是報恩的，你把他殺了，變成結怨了；如果是報怨的，他這沒報著，你把他殺了，怨上加怨，問題嚴重了。但是現在這個問題，還恰恰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。年輕的孩子們無拘無束，一點約束沒有，把這個都當做兒戲，他不知道他殺害的是生命，不知道他有什麼樣的因果。我們有時候做父母的，又不太關心這方面問題，對學生、對孩子不進行這方面的教育，太隨意了。所以現在我看電視說，現在什麼時候是墮胎的高峰？就是暑假、寒假、逢年過節。假期過了以後，就這方面的問題特別多。

嬰靈這個問題真是一個問題，因為我遇到過這樣的問題，有的

人墮胎比較多，就是嬰靈來找她，那真是不客氣，就是鬧她。後來跟我說：這怎麼回事？我說：我覺得妳可能是殺業重，妳殺害的不只是動物之類的，是不是妳墮過胎？我不會看，就是一種感覺。她說是，她告訴我她墮了五個。我說：妳墮了五個，這五個都來找妳，妳怎麼成？所以現在我跟大家說，讓大家解決這個問題，但是我畢竟一個人的能力有限，我能說得那麼到嗎？所以我現在每次我當做這方面事的時候，我都要單獨的寫一張給墮胎的這些嬰靈們，給他們迴向，給他們寫個牌位。就是那個不有六張表嗎？如果要在醫院裡就填六張，不在醫院裡就填那五張。就是有老法師那個「勸導文」，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，就是黃色的那幾張表。如果有這方面的問題，用這個做一做，給他們發發皈依證書，給他們講講佛法，讓他們來聽經。

現在我家裡我覺得就是一個小道場，我不是為我自己家裡人做的，我是為眾生做的。我這面放著一個專門的機器，為不同維次空間的眾生播經，有佛友發心刻了一張光盤，就是為這些眾生發心刻的。這張光盤放一次可以播半個月，比較省事，不用你老換碟，半個月以後它放到頭了，你再從頭開始，就一直這麼放，這是給不同維次空間的眾生播的。那上面有《無量壽經》、有《十善業道經》、有《地藏經》，有三時繫念法會，一共好像有六個內容。這次來我們請教老法師，需不需要再加點《太上感應篇》？老法師說：好，加上好！所以我們回去再把這個碟再加上這個《感應篇》的內容，那可能就能放個半個月多一點了。接著放，我一共現在是放了八個月了，我覺得效果挺好的。我不請也不送，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請，我也不知道怎麼送；我就是敞開的，誰來我都歡迎，你來就是有緣。你來如果你聽經，你就在這面聽經；你要念佛，我佛堂的念佛機是晝夜不停，二十四小時不停，一直在唱佛號。那你說願意念佛

，這面念佛；願意聽經，這面聽經。

有人不太理解，包括我自己家的孩子有時候可能對這事也不太理解。回去問我：媽，妳這個是給誰播的？你看，我家晾台也收拾的乾乾淨淨、利利索索的，我是在這播這個經。我姑娘說：媽，妳這個是給播的？我說：是給不同維次空間虛空法界的眾生播的。我姑娘說：這能行嗎？妳這不把鬼都招到家了嗎？我說：上咱們家來聽經聞法的鬼都是善鬼。因為我聽老法師這麼說的，我非常相信。我說：都是善鬼，就是惡鬼來到咱們家這個道場，他聽經聞法念佛，他也變成善鬼了。我說：現在有時候人不如鬼，人是最難度的，這鬼都比人好度；他們聞到佛法以後，他一心一意念阿彌陀佛，他可能比你人往生的都快、都多。所以一直這麼做的。咱們有些佛友，好多佛友現在在播經，如果大家有這個願望，想為虛空法界眾生，為他們能夠修佛做點什麼事情，播經是一個好方法。

另外，你每天讀經，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讀？有的人讀經就像那爆豆似的，嘟嘟嘟嘟，聽不出個個數來。你想沒想，在你讀經的時候，看不見的眾生有多少？他們都在你這聽經，你這麼讀，他聽不明白！所以我告訴大家讀經的時候，不要圖速度快，要清清楚楚的，要吐字清楚。你自己吐字清楚，眾生聽的就清楚，他們會生歡喜心的。不要就趕任務似的，反正我就嘟嘟嘟嘟，我念完了。有的時候，比如說《無量壽經》，三十分鐘能念完。我覺得這個速度是不是太快了？我讀一遍《無量壽經》是一個小時到七十分鐘，六十五分鐘左右，上下，就這個時間，我覺得我那速度就算可以了。用這種不快不慢的速度念，讀出來的經，眾生聽得清楚，他們生歡喜。所以咱們都想，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，你都要想到眾生，不要想到自己。

比如說我現在早晨出去繞佛，我過去不知道，現在我知道了。

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都要平等對待。所以我出去以後，我看見樹：樹神，你好，阿彌陀佛！看見花：花神，你好，阿彌陀佛！那個馬葫蘆，有佛友告訴我不能跨，它這裡有井神。後來我看《太上感應篇》，是說這個問題了，不能跨越這個東西。所以我就知道了，每當我過這個地方的時候，我都說：井神，你好，阿彌陀佛！就是你繞佛這一路，你知道你能度多少眾生？你不要覺得就是我一個人在繞佛，和別人沒關係，不是這樣的。這個問題可能我們平時不太注意就過去了，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了就要注意這些問題。

今天我要講的這個題就是懺悔業障，善待一切眾生，這兩個問題基本我就說到這。下面還有十幾分鐘時間，我想說一個什麼問題呢？我這次來香港，我真是懷著感恩的心來的。我要感恩誰？首先，要感恩十方諸佛菩薩的加持。因為我是一個笨人，我就知道念阿彌陀佛，佛菩薩對我這麼慈悲、這麼厚愛，我真是非常非常感恩佛菩薩。我深深體會到了佛菩薩的大慈大悲，他推著我、領著我走一條修行的正路。我還要感謝護法善神對我的護持，對我們所有念佛人的護持，對各個道場的護持。這些護法善神們，我們可能看不著，但是他們對護持我們的念佛道場，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，使我們有一個清淨的念佛環境，讓我們好好修行，我們應該感恩這些護法善神、龍天護法。

再有，我還要感謝，就是這麼些佛友對我的厚愛和支持。說實在的，我出一趟門不是輕而易舉的。因為我十幾年來，一直是在家裡讀經念佛，我不出門。所以我這次出門以後，我跟大家說，我說我這次出來以後就像什麼？就像《紅樓夢》裡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，看哪都新奇，真是這樣的，還哪也找不著，還淨出洋相。我說這劉姥姥進大觀園了。我這次來香港，真是很多佛友給我提供了支持，我真是非常感恩他們；沒有他們的支持，可能我這次香港也不能



順利成行。

另外，我非常非常感恩金萍老師，為我這次香港之行所做的一切準備工作。所以我說我這次香港之行，我自己覺得是愉快的、是成功的。如果是這樣，我這次香港之行就沒白來一趟。如果我這次來香港，給我的同修們帶來了學佛的快樂，我就快樂，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，以後我們還會有機會再見面的。這是我要說的一個題外話吧。

我還想說另外一個題外話。我從現在開始，可能這也是我的使命，我不知道我這麼說對不對？大概我就得雲遊四方了。因為在春節之前，我夢到宣化上人師父了，宣化上人師父樂呵呵的瞅著我，說了一句：妳得雲遊四方！我說：我哪也不去。現在看來好像我哪也不去不行了。我明天從這出發到深圳，十一號跟深圳的佛友見見面，然後我十二號返回哈爾濱；十六號上大連，因為日子已經定了，辦事要講信用；然後二十號左右，我就得到上海，還有那麼多約我去的，時間表還沒排出來。所以我可能就得忙一陣了。

我說這個話題是什麼意思？這次我來了，你們面對我，多少對我也有一些了解，我這個性格你們應該知道一些。所以我希望，不管我到哪個地方去和佛友們見面，我有一個要求，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我、支持我。這個要求是什麼？就是不要供養我錢和物，這樣我會更清淨的。你們要是供養我錢和物，我不知道怎麼辦，怎麼處理。你供養我錢，我在哪我就留在哪個道場了。比如說今天，有一個小同修非得去把一打子錢供養我，我不知道是多少，我當時就把這個錢直接轉給咱們佛陀教育協會了。你如果是要供養我東西，我不知道我怎麼處理，我給誰？我怎麼辦？我希望你們真是要理解我，要支持我。我建議你們怎麼樣來供養？你就好好念佛，你今生能夠成就，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是對所有佛菩薩、對師父的最大

供養！不包括我，我不夠格！但是是不是叫供養，還是用一個什麼別的詞我不知道。

你們要是一這麼供養我，我就開始緊張。因為什麼？過去我沒退休之前，我在單位，我出去出差，我到各地市去考察、去檢查工作，也都遇到這些方面的事情。那個時候不叫供養，都叫送禮，我非常非常不適應。比如說，有時候你迫不得已，你必須得收，就拘於那種特殊的環境，我不能說的太詳細，我曾經收過三件高檔絨衣。拿回來以後，我老伴知道我的性格，他說：老伴，這可是難為妳了，妳怎麼收了？我說：那怎麼辦呢？不收不行！他說：妳肯定不能穿吧？我說：你猜對了，我是不能穿。我天天看著它我心裡彆扭，我難受！這不是我自己應該得的。他說：那怎麼辦呢？乾脆給我穿！我說：不行，給你穿也不行，除非是你在我眼前消失，要不我每天瞅著這衣服穿在你身上，這是我出差拿回來的，我說不行。他說：那怎麼辦呢？我說：送人。我就這三件絨衣，我家大人孩子一個沒有穿，我全都送人了；穿在別人身上我看不見，我心裡也就舒服了。我跟你們說的都是真實的情況。所以我再一次向你們請求，理解我、支持我，不要給我錢和東西。

如果你們實在是感到你們很親近我，我能理解，就現在大家對我這分心情，見著我那個親熱，甚至摸摸我的手都感到幸福，這我都理解。像我的一些老同事見面以後，摟摟我、抱抱我，甚至親親我，我說都可以，誰讓老太太有人緣呢？千千萬萬別給我拿錢，別給我拿東西。你說你量體裁衣，你照著我這個頭給我買的衣服，你說我怎麼辦吧？我送給誰去？我告訴你們，我在家裡沒來之前，很多佛友給我送衣服，因為他們知道我沒有衣服。我擱家穿的那個，你們要上我家看我穿那個，你們會很心酸的：這老太太怎麼穿這份上了？但是我穿著我自在。我的最大特點是不會穿新衣服，我穿新

衣服我覺得我出不了門。所以我佛友給我拿衣服，實在要拿，我告訴她拿舊的。另外什麼樣子呢？我穿上寬鬆的，鬆鬆大大這樣的，我穿著舒服；別給我整這樣緊巴巴的，什麼講體型的，我說那樣我穿不了。所以人家給我拿衣服，我還得給人提要求。就來這小刁，那天給我拿絨衣，一進屋就說：劉大姐，我給妳拿的是舊絨衣，破了四個洞，我縫上了。縫的技術還挺高，我說：妳這個還不錯，我當時就穿上了，他兒子的。我當時穿上了，我說：這個穿挺舒服，妳這補丁補的也挺有手藝。她把那個洞洞補出一個花型來，一看像一種裝飾品似的，這個挺好。

我這回來，就我現在穿這衣服，都是我來之前佛友給我包裝的。我說：我現在知道了，什麼叫包裝。我這出一趟門，在家也給我一頓包裝，從襪子到鞋、到褲子、到這上衣，到裡面這襯衣，全都是這次給我包裝的。我說這個衣服還行，我穿上還比較得勁兒。就這個衣服，我二十年我都穿不壞。你說我還需要什麼呀？所以我說這話的意思我就告訴你們，我什麼都不缺。念佛地方我有了，睡覺地方我有了，吃飯地方我有了。我就這三條，對我來說就足夠了。

所以拜託大家互相轉告，無論我到大連去也好，還是我到上海去也好，還是以後到其他地方也好，你們對我熱情接待就是好好念佛。就那六個字，你們好好向我學：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你們這六個字學去了，就是對我最大的供養，好不好？我真是拜託各位，拜託各位！今天就說到這裡，有機會咱們再次相見。阿彌陀佛！謝謝大家。